

疯狂丛书

麻烦的青春
快乐的成长

● 风靡德国的时尚青春读物

● 销量突破150万册

● 荣获德国多项全国文学大奖

● 德国各大书店长期在显著位置特辟展示橱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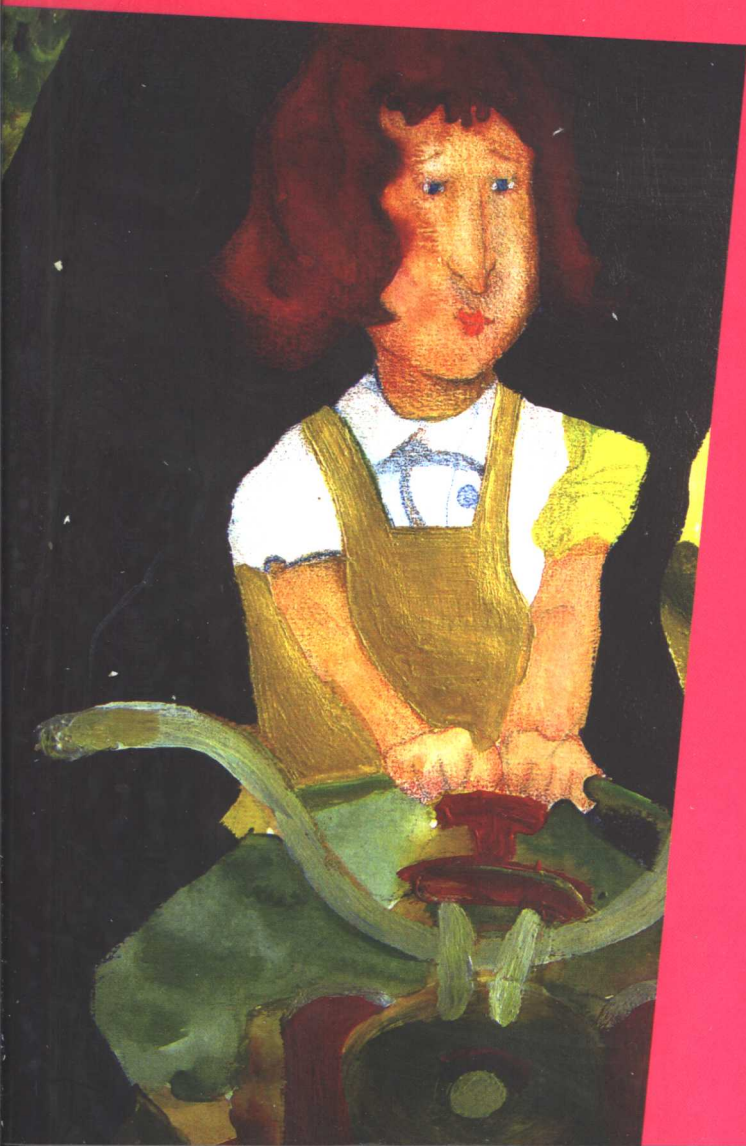
昵称。是溺爱、嗔怪，也是亲密无间，隐含无限期待与热爱。

正午的单车

[德]伊琳娜·齐默曼 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 著
刘风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

疯丫头丛书

正午的单车

ZHENGWU DE DANCHE

[德] 伊琳娜·齐默曼 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 著

刘 风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：20-2002-111

Zimmermann & Zimmermann, KÜSSE, KRISEN, GROSSE FERIEN
© 2000 by K.Thienemanns Verlag, Stuttgart - Wien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午的单车/ (德) 伊琳娜·齐默曼, 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著; 刘凤译.—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3.1
(疯丫头丛书)
ISBN 7-80679-093-4

I.正… II.①伊…②汉…③刘… III.长篇小说-德国-当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6980 号

责任编辑: 余 人 陈 邕 封面设计: 中央美院版画系综合材料工作室
责任校对: 唐 艳 责任监印: 刘 签

出版人: 李元君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: 530022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常年法律顾问: 天驰律师事务所

印制: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
开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 / 32
印张: 5.375 字数: 85 千字
版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00 001—12 000 册
定价: 11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服务电话: 0771-5864694 5863291

目 录

- 第一章 暑期计划落空了 / 1
- 第二章 新堡街的意外发现 / 20
- 第三章 眼泪在雨中飞洒 / 35
- 第四章 辛丽的报复计划 / 54
- 第五章 夜空里的流星雨 / 79
- 第六章 走马灯似的约会 / 99
- 第七章 汤姆吃醋了 / 123
- 第八章 我的心中只有你 / 139

第一章 暑期计划落空了

“我不明白，”我的好朋友谭娅正在唉声叹气，她翻着白眼，拿她的绿色成绩册扇着风，“这个浑蛋其实完全可以给我的英语打个3分。我的口语有很大进步嘛，他自己也说过的。再说……”

“行了，谭娅，”我打断她，“现在放假了，暑假呢！高兴高兴吧，别老为成绩的事生气啦！再说，你数学不是还得了一个4分嘛。”

我悄悄看了一下表，十二点十分。我们在有轨电车车站已经等了一刻钟了，可汤姆还没露面。我们约好在这里见面的。

这会儿谭娅已经把成绩册塞进包里了，她站起身，埋怨道：“我们还得等你男朋友多久啊？现在阴凉地儿也至少有三十度，再过会儿我都要被晒化了。你

也一样!”她用指尖点着我的脸,“这种天儿还是用防水化妆品好一些!看,电车来了!走,辛丽,我们上车吧,你反正还能经常见到汤姆。”

我很生气。生汤姆的气,因为他迟到;生谭娅的气,她在那儿催命鬼似的催,这会儿没准正为我们没等着汤姆高兴呢。我郁闷地跟在谭娅后面上了电车,电车车窗和天窗都大开着,但里面仍闷热不堪,空气似乎凝住了。

“欢迎光临桑拿浴室。”谭娅说着,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,又安慰我说,“好了,只有三站路嘛,汤姆没有看到你这副模样,你该高兴才是。”

“终于追上你们了。”我听到身后有人喊,是汤姆!

“你从哪儿过来的?”谭娅问道,“我们在车站等你等了半天,都快被晒死了,而你……”

“那现在不用等了,你该高兴。”汤姆朗声笑着在我对面坐下,“刚才我耽搁了一会儿,然后以直逼记录的百米速度来追你们。怎么样?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假期心情?”

他笑吟吟地看着我,我好幸福。我的汤姆!我们交朋友五个半月了——准确地说是五个月零十八天。我们每天在有轨电车上见面,常常几个小时几个

小时地打电话,有时我会陪着他去送报。

不过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少,大多数时候谭娅都像根链子一样拴着我。不过很快就会不一样了,六个半星期的暑假只属于我和汤姆,我高兴得恨不得去拥抱所有的人。

“听辛丽说你要去柏林。”我听见汤姆说。

谭娅点点头。“我都跟她说过三遍了,让她一起去,可她不愿去。”谭娅说,“这本来对她来说也是一次机会,可以看看别的城市。我妈从朋友那里弄到了一个住处,暑假期间就我们住。白天她当服务员,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如果辛丽去,我们可以一起干点什么,去听流行音乐会之类。”她耸耸肩。

“你知道的,我的父母……”我嘟哝了一句。

谭娅摆摆手,“好了好了,没准儿下次能行。明年夏天也许我们还能用那房子。汤姆,你干什么呢?”

他的表情有点尴尬。

“我们去游泳,骑单车,或者闲待着,另外我们还想一起做饭,”我赶紧说,“六个半星期,我们一秒钟都不会去想学校的事儿。”显然,汤姆不好意思回答谭娅的问题,我冲他挤挤眼睛。

他还是有些难为情。

“辛丽……”他清清嗓子,好像呛着了似的,而后



歉疚地看着我说，“这几个星期我可能没有太多时间。我在洼亚街加油站找了份工作，我没告诉你，因为事情还没定下来。他们那儿前段时间走了三个人……我一周只工作四五天，也许偶尔周末临时顶班。”当他看见我的脸色时，不说话了。

“唉！”谭娅含糊地哼了一声，然后扯住T恤衫的一角开始擦眼镜。她把眼镜举起来，朝镜片上哈了哈气，擦拭干净。

汤姆站起身：“我得下车了。加油站承包人昨天打电话给我，他还有些事情要和我谈。我给你打电话。”他抱歉地冲我笑笑，下了车。

“你现在才知道这事儿，我觉得不对劲儿。”谭娅不经意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很正常嘛。”我嘴硬，其实很生气。

谭娅微笑。你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她的表情在告诉我：“我爸爸那会儿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他在家突然说他调到不来梅去了，很快，三星期后他就有了新欢，跟我妈离了婚。想开点儿，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柏林还有机会。”

我摇摇头。我特别生气，汤姆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，而且还当着谭娅的面？不过呢，他的零花钱少得可怜，找到工作他肯定很高兴。再说，哪怕只是周末

与汤姆在一起,也比六个星期都在柏林和谭娅泡在一起,天天追这个星那个星要好得多。她现在崇拜的不知道是哪位明星,杰克·里雷,还是早就换了别人?

谭娅站起来。“我们坐晚上十一点的火车”她说,“夜班火车!你有我在柏林的电话。给我打电话。”

她探过身来,轻轻拥抱我。我看到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。

“只有六个星期,”我说,“你不是很高兴去柏林的嘛。”

她点点头:“也许我下午四点钟左右还去你那儿。”说完她下了车。在人行横道指示灯旁她又一次回过头来。我向她招手,但她面无表情。

有那么一会儿,我很想生谭娅的气,但忍住了。有时候她特别怪,她会突然觉得自己受到冷落,会嫉妒汤姆。可是呢,她又是我的好朋友!我打算明天就给她往柏林打电话,听她讲讲她崇拜的明星的最新故事。

“真羡慕你,过得这么滋润。”我的正在吃午饭的姐姐安妮叹息道。

我不解地看着她。她向来如此,她哪儿知道我的



烦恼。汤姆没时间和我一起过暑假，谭娅莫名其妙生我的气……

“喏，就是那些长长的假期呀。”她一口气喝光一瓶矿泉水，然后解释道，“一刻钟后我可以去实验室，在那儿我得为得到半周假期埋头苦干。芭比日子也比我好过多了，偶尔学习点儿，其他时间可以和她的安东逍遥自在。”

爸爸笑了起来，但他看上去并不高兴：“我原来以为你已经到了不再嫉妒姐姐的年龄。我们跟你说过一千遍了，那时在学校你要是学习再用功些，你也可以像芭比一样去上大学。”他又转过来问我，“你假期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是说除了和谭娅在一起……”

我简直听不得别人再问我假期计划。“谭娅去柏林，”我说，“我都跟你们说过三遍了，你们根本就不听我说话。”

妈妈看了我一眼：“真的？就是说，别人给我们家打电话，偶尔也能找到我们了？”

安妮摇了摇头：“可惜呀，还有一个叫汤姆的男孩儿，她和他煲起电话粥来会同样没完没了，他有没有可能也外出旅行？”

我恨不得冲她大吼：“电话占不占线对你还不是无所谓，反正也没人给你打电话。”不过我还是忍住

了。自从她男朋友罗伯特跟她分手后,大家都必须格外体谅她。失恋是一种真正的病,妈妈这样说,并呼吁爸爸和我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安妮。

“首先,谭娅在柏林我也可以给她打电话,其次,汤姆不外出旅行,再说,我已经……”可是已经没人听我说话了。

“嚯,最高的铁路!”妈妈叫起来,“我们得走了,辛丽,乖,把厨房收拾一下。你不是放假了嘛。”

“那也不是为了当灰姑娘。”我嘀咕着。

我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躺下,望着我的成绩单发呆。为什么没人问我的成绩呢?我考好成绩难道是理所当然的?我翻了翻电视节目报,胡乱换台,看了三个脱口秀,最后睡着了。

电话铃声把我惊醒。

“辛丽特·施耐德。”我迷迷糊糊地说。

汤姆笑着问:“你怎么了?”

“哦,”我说,“没什么,真的没什么,我睡着了,你干吗呢?”

汤姆似乎想了想:“你还为加油站的事生气吗?我知道,今天才告诉你这事是不对,可是……”

“你当着谭娅的面说让我感觉特别不好,”我打断他,“我当然理解这份工作对你很重要。不过毕竟



我父母外出旅行十天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所以我想，我们可以一起做饭，还有……”我感觉到自己开始结巴。

汤姆一言不发。

“你还在吗？”我问。

“在，当然在，要不我现在再一次道歉，行了吧？”

显然谈话要陷入僵局，听汤姆的声音我明显感到他有些烦躁。不过他本来也内疚——就该这样，那么他再一次道歉也未尝不可。

“我接受你的道歉”，我大度地说，“罚你跟我去看电影，怎么样？”

他似乎在考虑。“好主意，”最后他说，“只是，现在不合适，我没钱了。”他压低声音说。

“可你不是在打工吗？”我打断他。

汤姆笑起来：“首先呢，钱还没挣到。其次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得买些东西，另外……”

“另外？你得买什么呀？”

“噢，都是些你不感兴趣的东西。不过反正现在电影院也没什么好看的电影，我们可以干点儿别的。”

“那么你想想吧。”我努力不让他听出我声音的异样，“你可以给我打电话。”我说完挂了电话。明摆



着,汤姆不想告诉我他需要钱干什么。

我望着窗外出神。真是的!我计划得好好的:有十天时间在家里自由自在没人管,整天和汤姆在一起。我设想得如此美妙。

事实是,他将每周工作五天,到周末已经累得半死。还有我姐姐安妮,只要爸妈不在,她肯定会欺负我。我太有理由情绪不好了。

为了转移注意力,我不仅收拾了厨房,还把旧报纸杂志都搬到了地下室。我从安妮的房中清除出小山似的一堆妇女杂志和妇女生活指导用书。我姐姐目前最感兴趣的话题是:我怎样使他回心转意?但所有的建议和技巧好像都无济于事。她搬回家已经三个多星期了,到现在为止罗伯特还没来过一次电话。

我随手翻看了一本心理学杂志,做了一个心理测试:我适合养哪种宠物。正要把杂志丢开,突然看见一篇文章。

标题是“负责任的父母注意”,我差点笑出声来。

您女儿若交男朋友超过三个月,那么您应当适时地对她进行有关适当的避孕措施的启蒙教育。您和她一起与妇科医生约个时间,并且……



“都是废话。”我嘟哝着合上杂志。避孕措施！我和汤姆距离这种事还隔着好几光年的距离呢。虽然我们认识五个多月了，可我们还从没真正地接过吻呢。我们有时候手拉手散步，汤姆用胳膊拥着我。我们见面时轻吻左右脸颊，可我们真的还从没正式接过吻。我突然想起，谭娅前不久曾不经意地问我，我和汤姆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，我当时只是不解地瞪了瞪她。

我想还有个问题。汤姆和我的关系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发展？他为什么不吻我？

我冲进浴室，打量镜中的我。下巴上有两个粉刺，鼻子上的皮肤有点脱皮，这是因为上周我在太阳底下踢了太长时间足球的缘故。不过，除此之外，我认为我还是长得蛮好看的，至少不是那种别人懒得亲吻的长相。

我为什么非要等汤姆来吻我呢，我琢磨着。我也可以主动出击，然后看他有什么反应。但我害怕，怕汤姆作出奇怪的反应。我很腼腆，真讨厌，可事实就是这样，恐怕汤姆和我一样，那我俩究竟该怎么办呢？

我很清楚，必须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，最好从容

易的开始。我在妈妈的床头柜抽屉里发现了一个适用于敏感皮肤的面膜。看见盒上的标价签，我吓了一跳。这东西肯定管用，这种价格的东西还能不管用？

我小心翼翼地将一团淡蓝色的黏糊糊的东西涂在脸上，同时也没忘了涂脖子和胸口——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——不一会儿，我感觉面膜开始变紧。

现在我不能活动脸部肌肉，否则面膜会裂开，可能就不起作用了。现在是四点十五分，我打算让这玩意儿在脸上挂半个小时，然后——光彩照人地——骑车去找汤姆。他会感到惊奇，会更加爱我，然后吻我。我在床上躺下，努力使自己放松下来。

电话铃声我置之不理。

几分钟后门铃响了。哦，对了，谭娅说过可能还要来一趟。中午在电车上她已经很生气了，我现在不能硬撑着不开门。

只是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不能讲话。我不想活动，哪怕是动一块肌肉都会影响到面膜效果。所以我没对着对讲机说话，而是按了开门按钮，然后在楼上房门口等着。

“辛丽在吗？”汤姆问。他目瞪口呆地盯着我，而后他认出是我。“辛丽，你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？”他问。我发现他不是特别惊讶而是很开心的样子。我就近



抓起衣帽架上的一块毛巾——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安妮新买的丝巾——拼命擦脸。但是面膜这会儿变得像混凝土一般硬，一点儿都擦不下来。

“你脸上是什么玩意儿啊？”

汤姆当然不知道。这不奇怪，他和父亲生活在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庭里。难道我应该对他说：亲爱的汤姆，这是面膜，它会让我变得非常漂亮，漂亮得你非吻我不可。我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什么就冲进了浴室。我惊恐地望着镜子中自己的样子，就这般模样可以演恐怖电影了。

我用了好多水和肥皂洗掉面膜，然后又把脑袋伸到水龙头下面，因为还有些淡蓝色的东西粘在头发上。我看上去可怕极了，不过也没有办法了。

汤姆的教养很好。我回到起居室后，他一句都没提我刚才的样子。“那会儿你那么失望，我想，也许骑单车郊游能让你高兴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可以带点儿吃的去伊碧山野餐。在加油站最近几天我会比较忙。所以我想……”

我点点头。骑单车郊游不错，至少和看电影一样好，野餐更好。我的情绪立刻多云转晴。安妮和罗伯特还在一块儿时不是在厨房的记事板上贴了一份“恋爱野餐食谱”吗。

我急匆匆地翻看记事板上钉着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：汽车时刻表、牙医预约条、香水试用券。最重要的东西当然不在。但是我和姐姐可不一样，我只须用三个西红柿，半只白面包和从厨房找到的一包奶糖，也能做出一顿恋爱野餐。走到门口，我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为谨慎起见，我把安妮的丝巾连同剩下的面膜一起塞进了书包，今后的六个星期肯定不会有人注意到。然后我和汤姆冲下了楼梯。

我们并肩骑车穿过田野。汤姆不时伸手拉住我骑一段。按说应该我拉他才是，不过那样也许他会不自在。我的车锃新瓦亮，是二十八挡的。汤姆的车则锈迹斑斑，破旧不堪，只有一个三挡变速器，还几乎不起作用。我们终于到达伊碧山时，他已经累得快透不过气来了。

伊碧山下有一片草地，我以前常在这里踢足球。草已经很久没割了，现在长得很高，野甘菊和红色的虞美人盛开着，空气中充满了夏天的味道。汤姆在一棵苹果树下铺开他带来的红绿格的桌布。

也许，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汤姆和我的想法一样，他今天打算亲吻我。接吻前要不要刷牙？妈妈在中午吃的土豆色拉里有没有放大蒜？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紧张不安。

